

“文学可以拯救俄罗斯” ——娜塔利娅·伊万诺娃访谈录

刘 鑫 译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娜塔利娅·伊万诺娃是俄罗斯当代杰出的作家、文学批评家、俄罗斯《旗》杂志社第一副主编。2019 年 7 月, 伊万诺娃受邀来黑龙江大学讲学, 在此期间, 就当代俄罗斯文学的重大问题接受了笔者的深度访谈, 内容涉及作家在俄罗斯的地位、用俄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认同、佩列文等人的创作情况、批评家对文学创作的作用及影响等问题。录音记录有删节。

关键词: 俄罗斯文学; 娜塔利娅·伊万诺娃; 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 I512.07

文献标识码: A

郑永旺(以下简称“郑”): 娜塔利娅·鲍里索芙娜, 一晃离开莫大有 4 年了, 非常高兴再次见到您。借此机会, 我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我记得在您的专著《隐藏的情节》(Скрытый сюжет)中有这样的一句话: “在 1998 年前后的俄罗斯, 文学中心主义传统的印记还是清晰可见的, 至少在作家协会中还能看到阿斯塔菲耶夫、贝科夫和拉斯普京等人的身影。”我很想知道, 这种印记在当下的俄罗斯是否依然清晰可见。

伊万诺娃(以下简称“伊”): 我也非常高兴再次见到您。我认为, 俄罗斯文学中心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 现在是新媒体中心主义的时代。当下, 俄罗斯作家已经失去了昔日尊崇的地位。如果作家想要获得持续的关注和社会地位, 就必须在各种流媒体上亮相, 比如参加克里米亚、人权、美国大选等问题的圆桌会议。不少作家都很热衷此类活动。俄罗斯有笔会, 中国有吗? 俄罗斯有国际笔会的分会, 其目的是保护作家的权利和言论自由。

我的意思是, 俄罗斯作家, 我是指写严肃文学的作家, 对国家政治还是很关注的, 这大概也是提高存在感的方式吧。如果不这样, 大众自然也就听不到作家的声音。实际上, 大众文学比高雅文学更受欢迎, 毕竟爱情小说、侦探故事更吸引人, 写这些东西的作家活得更滋润, 他们往往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抱负, 在文化生活中也没有多少地位。据我观察, 除了个别入外, 大多数作家, 无论是写严肃文学的, 还是写侦探小说和爱情故事的, 都谈不上什么地位, 也没有权势。

郑: 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在研究当代俄罗斯文学时, 特别强调 1991 年这个时间点, 认为这是俄罗斯文学的分水岭。苏联历史大剧已经落幕, 这个历史转折时刻在瓦尔拉莫夫的中篇小说《诞生》(Рождение)中有所体现。我很想知道, 您是怎样看待这个分水岭的, 能否谈谈苏联的解体对作家的影响。

伊：苏联解体对作家影响很大。我认为解体使文学出现两极化的现象。有一些作家怀念苏联，他们认为解体给国家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他们心怀共产主义的理想，更确切地说，这个理想就是把共产主义与东正教结合起来。如果您读过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的作品《莫斯科 2042》，就能发现，作家已经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了。有一部分作家支持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结合，我们通常用“红褐色”一词来描述此现象。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发现了这种理想的特质，曾写过一部同名的长篇小说《红褐色》（Красно-коричневый）。个别作家创作了一些追忆过去的作品，他们怀念的不是苏联，而是与苏联时代捆绑起来的青春年华。俄罗斯已故作家瓦西里·阿克肖诺夫的长篇小说《神秘的激情》（Таинственная страсть）就属于这样的作品。

还有这样一些作家，他们不是俄罗斯族人，但用俄语创作出很多优秀的作品，比如阿纳托利·金、法兹尔·伊斯坎德尔、瓦西里·贝科夫等人。我曾问过伊斯坎德尔，问他是什么作家，他回答说：“我是俄罗斯作家，但我的心在阿布哈兹。”

郑：我翻译过伊斯坎德尔的小说《俄罗斯思想者和美国人的对话》（Думающий о России и американец），他对俄罗斯文化的理解和那些纯俄罗斯作家是有区别的，对俄罗斯现状的批判和对俄罗斯文化的领悟也让人耳目一新，让我想起了契诃夫和高尔基等作家对俄罗斯民族性的认识，他的作品看似平实，但内容丰富，语言机智且充满了黑色幽默。您能否谈谈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

伊：我也很喜欢伊斯坎德尔，他的不少作品都是在《旗》上发表的。我的第一部专著就是关于伊斯坎德尔的，记得是在 1991 年在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发行量高达三万五千本，但还是很难买到。真正的文学爱好者和专家都喜欢伊斯坎德尔。还有一点，那就是作家很幸运，赶上了文学中心主义的时代。

少数民族作家曾有过很严重的认同危机。苏联解体后，随着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的加剧，一些少数民族作家认为自己是局外人，他们在俄罗斯缺乏身份认同感，不清楚自己是谁。如果他是俄罗斯人，那么在苏联时期他是苏联作家，现在就是俄罗斯作家。可如果他不是俄罗斯人，现在他究竟算什么？我觉得，这要取决于他的创作语言，比如在西方，人们常说某某是英语作家，而不会说某某是英国作家。俄罗斯作家也应该是指用俄语进行创作的人。关于认同危机，我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这实际上是非常复杂而又细腻的心理问题。

苏联解体对作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让俄罗斯少数民族作家原本良好的自我感觉消失。我不是指那些已经移民的作家，他们虽然离开了俄罗斯，但依然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作家。无论是在巴黎还是伦敦，这都是一回事。但如果仍生活在自己的城市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比如你出生在里加，而现在里加既不属于苏联也不属于俄罗斯，已经变成国外。而你也变成了生活在国外的俄罗斯人。而在那里能帮助你的出版社和杂志也不多。所幸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您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能发现，我们的杂志非常愿意帮助那些在境外创作的俄语作家。

郑：您是指像萨沙·索科洛夫这样的作家群体吗？

伊：萨沙·索科洛夫早就离开俄罗斯了。我现在能想起来的有安德烈·伊万诺夫。他生活在塔林，用俄语创作。在“叶利钦中心”这个网站上您可以浏览“俄罗斯奖”都颁给了谁。这个奖项恰好是颁发给生活在俄罗斯境外的俄语作家、散文家及诗人，其中也包括居住在前苏联加盟国的作家。这些作家有的生活在阿拉木图、有的在比什凯克、有的在第比利斯、有的在埃里温。可以说，到处都有用俄语创作的作家，俄罗斯作家（россий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现在遍及世界各地，俄罗斯读者（российские читатели）也分布在全球各地。因此，俄罗斯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是的，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我们也和澳洲的、南美洲的俄语作家

保持联系。世界各地的俄罗斯读者在网上也可以阅读作品，我们每期杂志在网上都能找到。马卡宁出版新作时，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堪培拉都能读得到，距离感消失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作家属于俄罗斯，也属于全世界。而重要的是作家的祖国，有一点非常重要，他们是用俄语创作。

郑：19 世纪俄罗斯文坛有两个很著名的派别：斯拉夫派（或者根基派）和西欧派。他们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变成了保守派（或爱国派）及自由派。我的问题是，现在还存在爱国派及自由派的对抗吗？或者说在作家之间还有这样的分类吗？

伊：这种简单的分类不适合当下的文坛状况，但也不能简单否认没有这种分类。不过有一些作家会偏爱某些刊物，比如有些爱国派喜欢在《我们同时代人》上发表作品，对《旗》这样自由主义倾向浓厚的刊物不感兴趣。如果您仔细看看杂志的作家目录，在《旗》和《我们同时代人》上的作者姓名是没有交集的。但《我们同时代人》与《新世界》中姓名就有交集，《我们同时代人》与《人民友谊》中姓名也有交集，而且甚至比《新世界》更多。这是因为这种尖锐的对抗和文学内战已经结束，此前爱国派与自由派之间有对抗，被称为文学内战，自 1987 年以来持续多年。1989 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从“人民的敌人”到“民族的敌人”？》（От «врагов народа» — к «врагам нации»?），讲的就是关于那一时期两派斗争的问题。是的，现在没有这种激烈的对抗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爱国派一度认为自由主义者是俄罗斯的敌人，当然在他们眼里，我更是敌人中的敌人了。我认为，他们的想法是偏激的，因为自由派也自认为他们是俄罗斯的爱国派，也是生活在俄罗斯并为俄罗斯文化担忧的人。我相信，我这个“俄罗斯的敌人”一直在做一件很爱国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发行了很多期非常好的杂志，我们试图让每一期杂志都给读者带去愉快的阅读体验。

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贵刊的谢尔盖·丘普里宁提出了“异样散文”这一概念，并把后现代主义小说和这个概念捆绑在一起。时隔多年，很多后现代主义作家早已赫赫有名。请问您如何评价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呢？

伊：我认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值得认真研究的現象，我对这种样态的文学一直持积极的态度。我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及其诗学特征。后现代主义是哲学现象、世界现象、生活现象。我发现，很多俄罗斯学者混淆了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文学的概念。实际上我们就生活在后现代时代，无论我们是否喜欢，但这就是后现代。文学中不仅有后现代手法，现实主义小说中也有后现代手法穿插其中。因此大家对混淆了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后现代实践，反之也是这样。后现代主义为俄罗斯文学贡献了它的精华，同时也结合了其他创作流派的精华。在这里我们以希什金为例，能否将其称为后现代主义作家呢？不能，他的文学属于混合型，汲取了不同创作经验。如果我们以列夫·鲁宾斯坦这样的诗人为例，那么这类诗人都是后现代主义作家。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者不同的是，西方后现代主义者使用后现代小说的一切财富，而我国的这些作家使用的只是苏联的文化遗产，而当这些财富用尽之时，他们便开始使用俄罗斯的文化遗产。苏联时期结束后，后现代主义文学以这样一种奇特的姿态进入俄罗斯文学之中。

后现代主义文学在 90 年代仍处于初期，所有后现代作品都以苏联的诗学为基础。以弗拉基米尔·索罗金为例，他 90 年代的作品都与苏联形象有关。索罗金的中篇小说《暴风雪》与俄罗斯文学中的景物、情节、历史、文学及生活原型有联系。他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一名医生，而且他的《暴风雪》也与普希金的《暴风雪》构成互文。如果以索罗金的其他作品为例，那么小说《糖甜城堡》和《特辖军的一天》与俄罗斯的中世纪有关。

郑：您在很多文章中提到，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受到传统世界观的攻击。请问巴甫洛夫和瓦尔拉莫夫是如何批判的呢？

伊：很简单，巴甫洛夫有很多批判后现代主义的、批判那些支持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家的文章，用词很尖刻，但这没有影响巴甫洛夫成为我们杂志的常客，他似乎知道没有必要这么做了，于是此后就不再写这样的文章。瓦尔拉莫夫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我刚好与他持不同意见。很难将他称为传统作家，他是一位思维开阔的语文学家。与此同时，他对白银时代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后现代时期，他作品主人公都是生活在白银时代。因此，瓦尔拉莫夫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很复杂的人物。

郑：请问目前还有遵循传统现实主义写作风格的作家吗？

伊：当然有，生活在莫斯科的罗曼·先钦就属于这类作家。他的创作热情很高，也从事文学批评。罗曼·先钦以及其他作家提出了“新现实主义者”的运动。他曾获得过布克奖及高尔基奖，他有一部长篇小说与拉斯普京创作的《告别马焦拉》类似。情节很相似，但这完全是另外一部小说。罗曼·先钦在新形势下创作俄罗斯传统小说并将其称为新现实主义。在俄罗斯有很多关于新现实主义的文章。之前提到过的谢尔盖·沙尔古诺夫写了《新现实主义的宣言》，瓦列利娅·普斯托瓦娅也写过关于新现实主义创作的文章。

郑：我非常喜欢维克多·佩列文的创作，但近几年我发现佩列文十分热衷“语言游戏”，与过去的作品相比，他现在的作品中似乎缺乏思想性。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伊：我认为，佩列文最近几年的作品不是缺乏思想性，他的作品中总是有某种思想，之前的作品中就存在“语言游戏”，我不能说现在语言游戏变得更多。我认为，他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即一直重复他对“存在”理解的问题，实际上他一直在重复自己作品的形式，没有进一步发展。根据与出版社的协议，他需要每年都写一部新的小说。在创作新小说时，佩列文依然使用自己固有的定式，这是他的问题所在。实际上他应该停下来。希什金用五年的时间写一部长篇小说，弗拉基米尔·沙罗夫创作一部小说也需要五年时间。而佩列文每年都有新的小说问世，我认为他内在的储备已经不足，缺乏全新的思路，缺乏新的美学转向，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郑：那您认为他是天赋很高的作家吗？

伊：是的，只不过他逐渐变成了重复自己思想的作家。

郑：我很认真地阅读了《夏伯阳与虚空》，这部小说的确有不少东方佛教的元素，但我发现，佩列文对佛教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其中有不少误读，佛教概念的使用是不准确的。

伊：是不准确的，但又怎么办？他毕竟是作家，而不是宗教活动家。我们杂志也发表一些与俄罗斯东正教相关的文章，一定会有人说文章中存在问题。您可以在文化频道上看看关于佩列文纪录片，导演是鲍里斯·卡拉泽夫。实际上佩列文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佛教元素，我认为他对佛教很感兴趣，可能是佛教信徒。

郑：我想听听您对俄罗斯文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价值的看法。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擅长人物描写，与此同时，他也深入思考俄罗斯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命运。文学不应该承担哲学的任务，但是俄罗斯文学的特点是其思想性。那么您认为，当代俄罗斯文学是否有义务成为俄罗斯思想的载体呢？

伊：我不认为俄罗斯文学能够承担这样的使命。19 世纪的俄罗斯作家对俄罗斯去往何处，有自己的想法和使命担当，但革命（十月革命）后的历史证明，作家的很多想法是无法实现的，想象与事实差距很大。苏联解体之后，很多作家也写了许多关于俄罗斯未来发展方向的作品，他们关心国家，探讨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和特质等问题，为俄罗斯民族祈祷。然而俄罗斯这个民族告诉他们，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正如伊万·布宁说的那样，俄罗斯民族就像树木，可以做成木棒，也可以做成圣像。这个问题太复杂了。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创作基

调、教育功能及预言性与 21 世纪俄罗斯的现实不符。因此，如果说俄罗斯作家中有俄罗斯人民代言者的话，那就是普罗哈诺夫。俄罗斯思想（русская идея）常被理解为反对俄罗斯之外世界的一种狭隘理念。我们有这样一个悖论，我们宣传俄罗斯思想，而这种思想可能会把俄罗斯与其他民族隔离开。因此，像索罗金、佩列文及马卡宁这样的作家不会写关于俄罗斯未来和人民命运的作品，他们不宣传某种思想。

郑：那他们就只能用另一种方式写作。

伊：完全正确。他们尽量隐匿这种思想的基调，只是要证明，任何想法都可使现实破灭，他们不想把某种理念变成现实。您想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第一个决定把想法变成现实的人。他的小说模式很独特，如拉斯科尔尼科夫宣传一种思想，并在生活中实现它，杀死一个老妇人，这就是俄罗斯革命的模式。戏剧或者小说植入改变现实的想法是十分复杂的问题。我希望，俄罗斯作家不必承担这样沉重的使命。况且，前面我们也说过，现在俄罗斯作家的地位与从前相比早已截然不同。现在如果一位作家去广场上宣称俄罗斯目前所走的道路不正确，也没有人会听他的话，有人会把直接送进疯人院。

郑：我们回到您的职业上来。中国的斯拉夫学者将俄罗斯文学批评家分为以下几类，弗拉基米尔·邦达连科属于保守派批评家，维雅切斯拉夫·库里岑属于先锋派文学批评家，而您，娜塔利娅·鲍里索芙娜，是综合型的文学批评家，可能这样的划分不是很准确。您如何从整体上评价俄罗斯文学批评，尤其是您个人的文学批评。当代文学批评家应该承担哪些责任？

伊：文学批评家的责任是双重的，既有面对文学的责任，又有面对社会的责任。批评家是文学和社会之间的纽带。批评家应该是诚实的，应该书写真实，不能不怀好意，一定要真诚地表达对文学使命的理解。当代文学批评中有很多人写关于文学创作美学的问题，实际上，这是 19 世纪的批评思想，现在已经边缘化，这种批评的套路是，文学批评家不去分析艺术文本本身，而是复述作品内容，根据主题和问题来分析文学。

我们文学批评也有这样的遗产，就是 19 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对我们批评家来说，批评本身的材料往往比它的体现更重要。您刚才提到的中国学界对于批评家的分类问题，我基本上是赞同的。是的，邦达连科属于保守派。库里岑与其说是先锋派主义者，不如说是后现代主义者。至于我自己，则不会称自己为综合批评家，我首先是一个美学批评家。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批评家，是我的理想。文学批评学院设立了第一种奖项，这个机构包括 40 人。我们设立了一个奖项，但应该如何给奖项命名呢？最终我们以阿波罗·格里戈里耶夫命名该奖项。阿波罗·格里戈里耶夫是谁？

郑：19 世纪的作家和批评家，有机批评的代表人物，好像是这样。

伊：完全正确，他是批评家，对其而言最重要的是艺术呈现的状态和文本的艺术性。

郑：据我所知，是他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穷人》的艺术价值。

伊：是的。他提出了有机批评的理念。以阿波罗·格里戈里耶夫命名该奖项，达成了我们所有人的愿望。他才是综合型的理想的批评家，我也希望能够这样，但不意味着我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明白吗？这是我的理想。今天我们的意识形态无法调节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矛盾。到目前为止，我仍然不能和邦达连科一起坐在圆桌会议上。为什么？因为我们对文学的看法完全不同。我不是指对社会的看法，大家对社会都有不同的看法。他把文学看成思想的载体，而我不这样认为，这是我们之间巨大的区别。所以，我不能称自己为综合型批评家。阿波罗·格里戈里耶夫是有机批评家、综合批评家，但这是一种理想。我总是写很多政论文章，我也会继续写这类文章，因为我看到文学发展迟于社会的发展，文学对很多事情视而不

见，文学没有利用社会上的很多资源。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曾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就抓住了这样的机会。我曾与她的老师阿列斯·阿达莫维奇谈论过。阿达莫维奇是著名的纪实文学作家，斯维特兰娜多次写过她是阿达莫维奇的学生。阿达莫维奇搜集了那些经历过世界第二次大战的人的录音材料，他是第一位搜集这种材料的人，同时他还提出了超文学的理念。我当年曾经采访过阿列斯·阿达莫维奇，对话长达一整版。他去世后，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开始做这件事情。这是一种非历史小说，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将其做了隐喻性的改变。这里体现出某种现代性的东西，也包涵对俄罗斯文明、俄罗斯思想以及对俄罗斯意识形态的观点。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一种巨大的隐喻。这类故事可能发生在将来，但是却与过去有关系。

郑：近年来，俄罗斯作家很热衷撰写回忆录体裁的作品，文本成为作家本人自传性的隐喻，比如马卡宁的作品《地下室人或当代英雄》。当然，这部作品里的彼得洛维奇并不是作家本人，但可以构成作家群体在某个特定年代的隐喻性表达。您怎么看待这种写自传的风向？

伊：我曾写过一本书叫做《这就是文学生活》（Такова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жизнь），这是由168个短篇构成的作品，我并不是以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去写的，而是作为一个与文学有关系的人，我讽刺性地讲述自己的生活。我认为，以回忆录为线索来反映文学生活的作品，以批评家的目光来反映文学现实，现在是非常受欢迎的文学写作方法，而且越往后，这样的作品就会越多。如果说文学在经历一场危机，那么虚构文学中的虚构就面临这样的危机。

虚构文学现在的处境很复杂，读者更喜欢阅读真实的回忆录文学，因为这与人的现实经验联系紧密。所以，回忆录文学的数量变的越来越多。当然并不是所有作家都喜欢写此类作品。很难想象，如果佩列文或者索罗金写个人回忆会是什么样子，是不是会很可笑？阿库宁好像也不会写这样的作品。但托尔斯塔娅经常写这种回忆录类型的作品，她曾以第一人称写过回忆录和几本书，如《毛毡的世纪》（Войлочный век）、《青春期的女孩》（Девушки в цвету）、《停止思乡》（Стоп. Ностальгия）等。

郑：与文学研究相比，文学批评的特点是什么？换句话说，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与作家创作的诗学研究有何区别？您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伊：差别很大。文学批评家有独特的风格、语言，文学批评是独立的体裁。批评家首先应该是文学家，倘若他不具备自己的独特标识，没有语言风格，那就不是文学批评家，只是杂志编辑或者书籍评论员。批评家更像是小说家或诗人，只不过批评家书写第二现实。如果说小说家描写某种现实，那么文学批评家写作时运用的材料完全不同。批评家应该通过自己的风格去征服读者，而不仅仅是讲述所阅读过的作品，给作品打分，如五分、四分、三分、二分这样简单粗暴。

文学批评家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俄罗斯有很多写作狂人，他们活跃在文学批评、诗歌及小说创作领域。那又有什么区别呢？批评文章在形式上缺少学院派的风格，缺少引用，缺少脚注，也缺少图书索引。这些在文学批评的文章中都没有。与文学研究相比，文学批评相对自由，不受限制。研究是受限制的，一定要有符合研究的范式。俄罗斯的因诺肯季·安年斯基是杰出的诗人，他是阿赫玛托娃的老师。他有本书叫做《反映》（Отражение），在这本书中他讲述了旅途中得到的一些书，他写的是批评文章。重要的是，文学批评中每个人的反映都是个性化的，主观因素更多。

郑：谈到文学批评，我首先想起的就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和罗扎诺夫。想听您谈谈关于俄罗斯文学批评发展谱系的看法。

罗扎诺夫相对自由，他与别林斯基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任何关系，他是一位完全自由的文学批评家，罗扎诺夫想出了自己的体裁，他是一位真正的文学批评家。你提到的其他人也是，但属于上一个文学时期的，这些人批判的是现实。

我认为，批评家当然应该有自己的观点，但是批评家的观点应该被理解。比如俄罗斯有一位自由批评家列夫·安宁斯基，一生中他曾多次改变对文学以及个别作家的看法。我再重复一遍，对于文学批评家而言这种自由十分重要。过去的批评家是大众的精神导师，而现在的批评家不是这样，而且现在文学的地位也改变了，文学批评家的地位也改变了。

郑：我还是觉得，批评家是有谱系的。

伊：是的。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谱系。事实证明，祖父对于孩子的成长比父亲重要得多，姨母比母亲重要。从基因层面上发生了一些跳跃。因此，我们没有完全继承苏联的批评传统。我们跳跃到了白银时代。更准确地说我们成为因诺肯季·安年斯基的继承人，继承了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批评。俄罗斯文学批评有许多优秀传统，不仅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与别林斯基的革命传统。和他们同一时期的还有之前提过的阿波罗·格里戈里耶夫，之后是罗扎诺夫，罗扎诺夫继承了完全不同的传统。白银时代的文学批评已经是第三种传统，之后是20年代初期的特尼扬诺夫、艾亨鲍姆、什克洛夫斯基及年轻的形式主义者。这就是我总结出来发展脉络，我非常喜欢形式主义者，非常欣赏利季娅·金斯伯格。这些形式主义者都是很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他们写了很多优秀的文学批评文章。

郑：我知道还有很多跨界批评家，如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既是哲学家，又是诗人，还是文学批评家。

伊：是的，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写过纪实文学，也进行文学批评。但还有一些诗人，也写批评文章，如当代的米哈伊尔·爱普施坦等人。

郑：最后再问您一个问题。拉斯普京在评价普拉东诺夫的创作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文学可以拯救俄罗斯。您认为有这种可能吗？

伊：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可以说很多很多。我愿意相信拉斯普京的这句话：文学可以拯救俄罗斯。

Literature Can Save Russia

— Interview with Natalia Ivanova

Liu Xi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Natalia Ivanova is an outstanding contemporary Russian writer, literary critic, and the first deputy editor-in-chief of the Russian "Flag" magazine. Ivanova was invited to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in July 2019, when she accepted a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on major issues of 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 covering the status of writers in Russia, the identity of ethnic minority writers writing in Russian, the creation of Pelevin and other writers,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critics on literary creation and other issues.

Key words: Russian literature; Natalia Ivanova; literary criticism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俄罗斯文学批评流派研究”（项目编号：17BWW043）的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刘鑫（1992—），男，汉族，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翻译学。

收稿日期: 2022-03-23

[责任编辑: 刘 锐]